

GOODNIGHT LADY

晚安小姐

(英) 玛蒂纳·考尔 著
夏 愉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GOODNIGHT



* T249646 *

7.561.45/65

晚安小姐

(英) 玛蒂纳·考尔 著
夏 愉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安小姐/(英)考尔著;夏愉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10
ISBN 7-5059-3083-4

I. 晚… II. ①考… ②夏…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7747号

外文版权登记图字:01-98-0759号

书 名	晚 安 小 姐
著 译	[英]考尔著 夏愉译
出 版	中 国 文 联 出 版 公 司
发 行	中 国 文 联 出 版 公 司 发 行 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校对	满庭芳
责任印制	董 华
印 刷	北京京文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538 千字
印 张	22.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5059-3083-4/I·2332
定 价	33.6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致我的姐妹莫拉和洛利塔。

即使周围的世界轰然坍塌，我们仍手拉着手，彼此拭去泪水，互相鼓励，一同欢笑，享受着生活的每一瞬间。

如今我们都已是成熟的妇人，但在心灵深处，我们依旧是怀特塞纯真的少女。

谨向詹纳森·匹克及埃瑞克·雷恩致意，永远的爱。

竭诚感谢玛琳·莫尔的大力协助及她尽数提供的有关博威克庄园的史料。

卷一

**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自然说孩子
之所说，懂孩子之所懂，想孩子之所想。**

——柯林西安斯

**被毁的童年每每超乎寻常地成为铸造
最伟大成就的契机。**

——本·琼森，1637-1673

**谁把握着过去，谁就控制着未来，
谁把握着现在，谁就拥有着过去。**

——乔治·奥维尔，1903-1950

序

1989

躺在床上的妇人已经老得离谱了。那张依稀显现昔日美韵的脸上纹网纵横。厚涂的脂粉干裂脱落。暗红的嘴唇凹陷扭曲，使尖翘的下颏更为突显。

但在那张脸上还能找到富于生机的地方，那上面的一双眼睛。尽管眼白微微泛黄，睫毛也已经退色，但那双碧绿的眸子仍旧流光溢彩，烁烁惊人。在柔和的灯光笼罩下，浓密蓬松的红发从枯小的头上披散而下，直落瘦削的肩头。

惟独那双碧眼会使偶尔探访的人顿然意识到，这里躺着的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一位昨日佳丽，另一时代的遗迹，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尤物。

在属于她自己的年代，她肯定是美得令人瞠目，显赫得让人咋舌。而此刻，她半启双眸，睨视着两个为她收拾房间的年轻护士，捕捉着她们眼中暧昧的笑意。

她知道她老了，她早已接受了这一现实。死亡很快就要成为她生命中又一次历险。对此她深信不疑。那是风烛残年时你拥有的惟一特权——你作好准备，去见你的造物主。呜呼，那

最后的时刻到来后，她还真有些话要对她的造物主说哪。

“她当年真是漂亮极了，你说呢？”金发的护士捧起一个沉重的银质相框。照片上，一个美侖美伦、媚眼流光的女子卓然而立。她身披狐皮领外衣，头戴钟型时装帽。重彩精描的嘴唇微微上翘，形成完美的丘比特弓型。俨然一派昔日照片明星的风韵。

“是呀，真的很美。你看，那帽子下的头发！”那个长着一头鼠毛样短发的姑娘显然嫉妒了，她恨不能自己也长上那样一头美发，即便现在已变得暗淡无华的那头红发也仍然不能使她稍得自慰。

“你看过有关她的报导吗？上周的《世界新闻》刊登的。她这辈子可真不简单哪，真的。那么多丑闻——六十年代！政客、贵族，甚至王室成员都卷进去啦。”

那姑娘忽然压低了嗓门，似乎刚刚想起来那个老妇人就在这房间里躺着。

“你们不必那么小声嘀咕，亲爱的，我还没死！”

两个护士被这突如其来的语声吓了一跳。那话音虽低，却难以置信地威严有力。她看上去那么瘦小、脆弱、不堪一击，不成想却语出惊人。

“拍那张相片的时候我才十七岁。那时候我可有耐看的模样，身后招了一大群的男人！”

一个护士坐到她的床沿上。

“他们谈论你的那些事都是真的吗？”

形销骨立的老妇人摇摇头，哑哑粗嘎地笑起来，继而爆发了一阵剧烈的干咳。

“我们就姑且认为那里面有真实的成份吧。”

两个姑娘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

“那么说，詹纳森·拉比利尔靠演三级片起家，是真的喽？”

布莱奥妮欠起身来，脸色阴沉下来。

“正像你们知道的那样，他是成了大明星了。但他在我这里永远是有短处的。我了解许许多多的男人，亲爱的。我学会了一件事：在任何人、任何事面前，永远要闭紧嘴巴，除非与你的利益有致命的干系。这是我过去近九十年的生活准则！许多事情都会跟着我一起埋进坟墓的！不少人巴不得我早点带着那些秘密早点死掉，那们他们就都能松口气啦！”

说着，她又笑了起来，从床上坐直身子，点燃一支香烟，把一口烟气深深吸入肺腑。

“那么说，布莱奥妮小姐，你这辈子也真够惊险刺激的啦！”

“先把这些沉重的话题撂在一边怎么样，姑娘们？那边梳妆台上有瓶白兰地。请给我来一大杯。”

金发护士取来了酒。老妇人轻轻叹了口气。这个地方一周要耗资千镑。尽管这里应有尽有，物有所值，还有两位护士小姐在身边护理。但一千英镑仍然不是个小数目。对有些人来说，轻易就能从她这里得到一千英镑，可算是小小的运气了。金钱之于生活毕竟不可或缺啊。没有钱你就不堪一击。她啜了一口劲烈的酒，感到喉咙里窜过一阵滚烫。

“乍一得到意外的收入，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喝个死醉，这无可厚非。”

护士们听得笑了。

“他们拍了一部关于我的片子，你们可知道？关于我和我的姊妹们。我妹妹凯瑞是个歌手，成功最早的歌手。我们姐妹五个，只有我离开了家。凯瑞是最有天赋的，却像所有的天才一样，用她的天赋毁掉了自己。”她闭起双眼，似乎这样就能看见她妹妹站在面前。

“可是他们只字不提我可怜的罗萨莉，这我很清楚。而且

也没怎么介绍我的艾琳。知道吗？是我带大了艾琳的孩子们。还有我的波纳蒂。除了惹你生气的时候，她可算是上帝放在这大地上的最甜美的孩子了。我是我们五姐妹中惟一的叛逆者，而且一条路走到今天，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那张脸重新对外界封闭了，老妇人已经神思漂游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那是一个需要反向跨越许多岁月的世界，那里的每一天似乎都使她觉得更为真实。

第一章

莫莉·卡瓦纳在粗布被单下抖个不停。天冷得要命。她感到阴寒的地气从床垫下直窜上来，伴着阵阵背痛不断侵袭着她。她微微挪动了一下，看了看蜷缩在快要熄灭的炉火旁边的孩子们。最大的孩子艾琳朝妈妈转过脸来，探询地扬起了眉毛。莫莉摇了摇头，离婴儿降生还有段时间，足够等布里格斯太太赶到家里来。

“我给你倒杯水喝吧，妈？”

莫莉朝艾琳伸出一只很脏的手。艾琳走到妈妈身旁。

“到唐纳利煤铺去买点煤来吧，我衣袋里还有几个便士。”

女儿转身刚要走，莫莉抓住了她的手：“盯着点唐纳利，别让他缺斤短两的。上次就让他钻了空子。”

说话间，她呼出的气息在晦暗中弥散开袅袅白雾。

“我会的，妈。”艾琳拾起一条披肩，揣起那几个便士，走出了地下室。屋里的另外四个小女孩呆望着她走出去。凯瑞，最年幼的一个，从炉栅边爬起身来，钻进了妈妈的被单下面。

莫莉合上眼睛。今天帕第回来，一定要剃掉他的两条腿！日复一日他总是老样子：不遗余力地耗在他那份营生上，一直干到发薪。“我们得慢慢交上房租啊。我们还会有像样的大餐哪，馅饼、豆子、水果，还有其它好吃的哪。没准我们还能送小家伙们去上学哪。”然而，每周的薪水一旦发下来，钱币就会径直滚进鲍尔酒吧老板的兜里，换得一扎瓦特尼啤酒，灌到

帕第的肚子里。老婆啦，孩子啦，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她的思绪被布莱奥妮弄出的响动打断了。那是她第二个女儿。再没有哪个孩子比她更经常地惹她发火了。此刻那姑娘正欠身过去，够着扑打她的妹妹，屋里顿时喧闹起来。

“妈，妈！她打我！你看哪，看到了吗？”

凯瑞气嘟嘟地从床上坐起来。“你还不给布莱奥妮一个耳光，妈？我看见她打了我们波妮啦……”

“都给我安静点儿！还有你，波纳蒂，别再嚎啦，不然统统抽你们一顿！”

母亲语气中带出的威慑顿时使孩子们静了下来。

一阵鸦雀无声之后，凯瑞开始哼起了小调。波纳蒂坐在罗萨莉的身边，拉起她的手，对着她空洞无神的眼睛微笑了一下。莫莉注视着她们。她看到罗萨莉痴笑了一下，心里一阵抽痛。上帝干吗要送给她这样一个罗萨莉呢？难道她还不够遭罪，还要给她添个痴呆的孩子！

这时，波纳蒂又寻机越过罗萨莉，伸手在布莱奥妮大腿内侧狠狠戳了一指头，疼得她蹿到半空。她推开罗萨莉，抓住波纳蒂的头发，把她在肮脏的地面上拖来拖去。波纳蒂尖叫着，拼命想掰开那死抓住她头发的手。

凯瑞又从床上窜了起来：“好哇！布莱奥妮！把她的皮撕下来……这条脏狗！”

莫莉拖着笨重的身体坐起来，抬手给了凯瑞一个耳光。这下滚球游戏开场啦。莫莉下得床来挪到布莱奥妮和波纳蒂近前，用粗糙的大手劈头盖脸给了她们每人一顿好打。罗萨莉在炉火余烬的微光中木然注视着一切，没有一丝表情。三个女孩的尖叫声把莫莉淹没了。她一阵眩晕，伸手想寻个支撑，却一把按到了火炉上，灼热的疼痛从手心传来，她艰难地喘息着，慢慢缓过气来。

“我最后再警告你们一次，”她厉声道：“别惹急了我，一嗓子把你们吼到院子里呆着去，一直冻到我生完孩子！你们要是不信会给轰出去挨冻就试试，我看谁敢试试！”

摇摇晃晃，她挪回到床边。布莱奥妮懊悔自己惹出的这场乱子，试探着去搀扶莫莉，被她一巴掌打开了手。

“你！布莱奥妮！你也该懂点事了，你都八岁了，早该帮着点我啦，孩子！”

布莱奥妮垂下双眼，浓密的红发沿着脸庞垂挂下来，像零乱的布帘。

“对不起，妈。”

莫莉重新回到床上。被单里的跳蚤受到惊扰，顿时四下逃窜，惟恐那庞大的躯体落下把它们挤扁之前不能钻回床垫各处的破洞中去。

“‘对不起，妈’！我哪怕有一次像人们说的那样，趁那么一个便士，我也早该过上瑞里那种像样的生活了！谁敢再给我出一点声，我就让你们的爸爸给你们找个活儿干，我敢保会的！”

布莱奥妮这下吓坏了。她父亲的确会一大早把她们赶出去干活的，只是母亲至今一直断然拒绝这样做。她拉起波纳蒂的手，领她到炉火旁。罗萨莉朝她俩痴笑着。布莱奥妮把她搂到怀里。莫莉重新静下来等待生产。凯瑞悄声哼唱。

“来给我们唱个歌吧。”布莱奥妮打破沉寂，“哄哄咱们的罗萨莉睡觉。”

凯瑞躺在母亲身旁，扬起小脸，慌忙地寻思：想找一支合适的歌，莫莉瘫软在床上，依旧在肮脏的枕头上叹着气。

一会儿，摄人心神的稚嫩歌声悠然而起。

凯瑞的歌声像一缕清新的空气，在屋子里飘游回荡。

在都柏林富丽的城里边
姑娘们个个美丽如天仙
我双眼一望，就再也离不开
那可爱的莫莉·玛兰……

屋子里的气氛重新有点家的味道了。布莱奥妮越过罗萨莉蓬乱的短发朝波纳蒂笑笑。刚才一番鸡鸣犬吠全都过去了。莫莉看着她们，心里感谢上帝重新降下安宁。但是她明白，清静不了多久。不过有这么一小会儿她也知足了。

艾琳裸露的脚已经冻僵了。路面上结起了坚硬的薄冰。她艰难地走在上面，提着的煤桶磕碰着她的脚踝，磕破了她的皮肉。她放下桶，揉摩疼痛不止的伤处。路边鲍尔酒吧里传出了歌声，艾琳似乎能感到那里边热烘烘的酒臭味儿。街灯已经亮了，在她周围投下了橘红色的光。她直起身子，把浓密弯曲的头发撩向脑后。再俯下身去拎煤桶，突然看到一个人站在她面前。艾琳抬起头来，看到了一张宽阔红润的大脸。

“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从他的声音艾琳感到这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艾琳·卡瓦纳，先生”。

那人从头到脚地打量她，艾琳在他的盯看下惴惴不安。他撩开她脸旁的头发，借着灯光细细地打量。

“你可真是漂亮的小东西，艾琳·卡瓦纳。”

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眼前这个人穿着乌亮的皮靴，披着黑色的斗篷，戴着黑色的帽子，一身漆黑的厚实装束把他和寒天冻地严严实实地隔绝开来。艾琳琢磨着，他肯定不会像她那样冷得要死。

“谢谢你，先生。我……我得走了，我妈等着我买煤回

去。”

那男人把戴着厚厚手套的双手压到她肩上，揉捏起来，好像要看看她身上是不是有肉。这时，鲍尔酒吧的门开了，一个男人跌跌撞撞走到街上。

艾琳一眼认出那是她爸爸，朝他喊到：“爸，爸！我在这儿，艾琳！”

帕第·卡瓦纳喝醉了。醉得厉害。在他赌尽了薪水，弄没了每个便士后的恼怒之余，尤其醉得不行。蹒跚到女儿面前，他俯下身来看着她，极力想在一片混沌中弄清眼前是怎么一回事。

“是你吗，艾琳？”

高大的黑衣男人看着他们父女笑了。艾琳隐约觉得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袭来。

“你有个漂亮闺女呀，卡瓦纳先生。如果没有搞错，你是在我那儿干活的吧？”

帕第翻起眼皮，认出是杜马斯先生，铁工厂的主人。他直起身来，扶帽向那人示意。

“这姑娘多大啦？”

帕第也说不清她的年龄。那是女人该记的事儿。女人们记得七零八碎所有的事情，再把它们传给另一代女人们。而他怎么能像个娘儿们似的记住那些事儿？

“告诉先生你多大了，艾琳。”

她咬住嘴唇。又大又蓝的眼睛里泪光盈盈。亨利·杜马斯感到那双眼睛在瞪着他。

帕第拧着她的耳朵。“回答那先生，你这傻蛋！你嘴里的舌头呢？平时不是废话多着么？”

“我十一岁了，先生！”

“那不小了，能干活了。你在哪儿做工，孩子？”

“她不做工，先生。”帕第讥讽地回答。他本愿把她们都赶出去做工的，但莫莉死活不肯。都去上学去吗？即便餐桌上空如也！

“这么大了都不去干活，这么大的姑娘还吃闲饭？”

艾琳低头望着冰碴闪烁的地面，不敢再去看那张长满大胡子的红脸。

“我本人需要用一年轻力壮的姑娘，卡瓦纳。一个年轻力壮的。为她，我一星期给你一镑。”

帕第的下巴吃惊地拉得老长。“一星期一镑，先生？为什么给？”

他盯着杜马斯的脸，答案就写在那里，在他的眼神中，在他肥厚湿腻的嘴唇上。片刻，帕第觉得心头陡然火起。

觉察到卡瓦纳满脸异色，杜马斯忙加上一句：“那就两镑吧。”

帕第摇晃着脑袋，并非拒绝，而是感到困惑。他转头望着艾琳，她光着的脚，冻得青紫，细瘦的双腿，脏乱的头发……忽然，一阵绝望无助的感觉把他压倒了。一星期两英镑可算是不少了，况且杜马斯先生是个很富有的人。那样的话，他就不会解雇帕第，无论如何不会。至于艾琳，她很快也该长大成人，男孩子们会蜂拥而至，那点少女的隐秘很快也就不复存在了。再后来家里无外乎添丁添口……杜马斯却会使她温暖舒服，而她这也等于周济家人。

杜马斯冷眼看着这个男人独自在矛盾中苦斗着。于是他打开皮夹取出两枚金币，递到他的手掌中。街灯照耀着两个钱币，金光在帕第的眼中闪烁。

“那么我现在就带她走了。”

“随你的便吧，先生。”

“爸！煤怎么办哪？我得把煤给妈送回去，她正等着，她

就要生了……”

“现在给我闭嘴，我的艾琳。就跟着杜马斯先生去吧。他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听见了吗？所有他让你干的事都得干！”

“是的，爸。”

身躯庞大的男人抓住艾琳的手，把她从父亲身边带走了。帕第看着她走去，心里抽缩成一团。他在手里揉搓着两枚金币，感到它们发出的光亮刺目而且无情。回家路上他一直都在掂量他干的这件事。但是尽管酒力致昏，他仍然不能自圆其说地宽释自己。

艾琳坐进了马车，听着马蹄声踢踢踏踏地穿过居民区。她渐渐好奇地打量起掠过来的堂皇的市区高楼。这时那男人把自己的披风裹在她的身上。她对他的恐惧消减了一点，披风上有一种好闻的气味。

当她注视着那些大房子的时候，杜马斯在一旁审视着她的神情。这些够她目瞪口呆几年的了，而在她一切都司空见惯之前，他将一直拥有她。他喜欢这种女孩，非常非常的年轻。

五分钟以后，他们停在一所小巧紧凑的宅院前。艾琳一下就注意到了花园。即使在凛凛寒气中，那里仍散发着草木的清香。

杜马斯把她从马车上抱下来，带她走进夹道。门开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把他们让进房里，艾琳站在门厅的地毯上，她的脚趾陷进一种从未有的柔软之中。

“去叫霍洛克太太好吗，赛茜？”

“是的先生。”她愣了一下便走出旁边一扇蒙着绿呢的小门。

“你过会儿好好洗个热水澡。然后我们吃点东西。”

艾琳没有出声。那男人竟像一个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对

她讲话，这里面似乎有点不对劲了。但想到食物她高兴了一点。

忽然有人急急推开绿呢小门走了进来。艾琳吓了一跳。突然来到她面前的是一个满头银发的矮个老太太，牙早已掉光，嘴唇紧紧噘在牙床上。脸上皱纹密布，纵横交错。浓密的白发向脑后梳起，挽成一个整洁的发髻。她淡褐色的眼睛非常明亮，从头到脚打量着艾琳。

“赛茜，取下她的披风放到外间去，它需要清洗消毒。然后到洗碗间来帮我刷洗这些东西。”说着她朝艾琳点头示意，然后从她肩上取下披风。赛茜把它卷作一团，穿过门道消失了。

霍洛克太太噘着牙床探摸艾琳的肋骨，最后触到她小小的乳房。

“很结实，杜马斯先生。眼光不错，我看我得这么说，牙也长得不错。好好地吃上几顿，她身上就会长肉的。”

“我中意极了，霍洛克太太。现在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到起居室去喝上一杯白兰地。等她准备好了，让赛茜把她送来。”

他谈笑风生。她则感到恐惧隐隐在心里抓住了她。

帕第·卡瓦纳站在充满腐臭的地下住房里，心烦意乱地看着身边的一切。罗萨莉又开始哭闹，布莱奥妮赶忙去轻轻摇她，哄她重新入睡。莫莉在床上睁开钝涩无光的双眼，波纳蒂和凯瑞蜷在她身边。

“孩子们都还好吧，莫莉？”

她点点头，看见他蹲在那里生炉子，皱起眉头。“艾琳在哪儿，帕第？我让她去买煤了，已经两个钟头啦。”

他死盯着炉火，布莱奥妮也用探问的眼神看着他的眼睛，这使他更烦躁了。